



乡情

远去的“生产队”

黄旭升

我的家乡在晋江市安海镇桐林村。我们村是一个聚族而居以农业为主的大村落，老一辈在红白喜事等场合还喜欢称呼对方为“第几生产队”的。作为“70后”，我们基本懂它的内涵，因为在孩童时代，我们除了帮衬一些家务，养鸡养鸭，放牛放羊，上山捡柴火。在农忙季节，必然要做大人的助手，拔秧苗、种花生、给地瓜田施肥拔草等。在20世纪80年代初，分田到户承包责任制之前，大部分乡村所有农活都是以互助合作社中的生产队为大单位，以“牛组”为小单位，进行生产劳动的。

生产队以出工后的“工分”为计量单位，分大工和小工。根据劳动的强度大小和工种进行计量，每个工分，从几分钱到一两毛不等。每到年底进行统计公布核算，按照工分所得，分配生产队生产出来的粮食和农副产品。全面采用“按劳报酬，多劳多得”的原则。邻里乡亲总会不自觉进行对比，哪家劳力足工分多，哪位劳力强工分多，都会在邻里之间相互流传，劳动最光荣也成了大家共同的价值观。

战天斗地的大生产劳动，要改造山地成为梯田，要开发良田，所有的农业生产都离不开水。晋江处于亚热带地区雨水充沛，但夏季多台风暴雨，水土流失严重。要早涝保收，就要开沟挖渠，挖井修坝。在机械设备还不够发达的年代，大型的农业劳动，需要调集更多的人力资源进行高强度的合作。生产队的合作关系能够把人多力量大更好地发挥出来。

我们这个农业大村落，共有6个生产队，每个生产队都拥有一处至少二三十亩以上的大水坝，还有散落在不同劳作区域的大水井和纵横交错的沟渠。这些密集的灌溉水网，犹如人的动脉血管系统，保障了一年四季的农业生产。除了遇到大的自然灾害，基本上能做到早涝保收。大部分人都能安居乐业，不用背井离乡去谋生，所以我们村的华侨也特别少。

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们桐林村农业生产堪称典范，大队长曾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上京开会领奖。好奇的村民问他：“北京那么大，有什么好玩的？”他说：“很大很好玩，就是没有地瓜干可以吃……”实诚的话语中可见生产队长劳动人民的本色，却笑喷了不少邻里乡亲。

除了修建本村的沟渠大坝外，几个乡邻或村落的生产队响应上级号召，自带干粮和劳动工具，战天斗地参与集体修建大水库。不少感人事迹都记载在那个年代的报纸刊物上，收录地方史志。我姑今年73岁了，就曾经参与过南安石壁水库和溪美水库的修建。她说，当年由生产队发起自愿报名，以年轻人为主，不分男女都可参加，大家都很积极踊跃。她讲得眉开眼笑，回想起大家当年自带干粮、锄头铁箕和独轮车等各种运输工具浩浩荡荡开赴大山的情景。在充满激情的青春岁月，战天斗地的火热场景历久弥新，充满自豪。

自给自足的年代，留在我记忆深处的是生产队在年终岁末分鱼、分肉、分米粉的热闹场景。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鱼塘，放水养鱼，年底拉网捉鱼。起网时刻，满塘的鱼儿活蹦乱跳，银光闪闪。池塘边人群涌动，我们这些小屁孩更是像泥鳅一样，在人群缝隙里钻来钻去，兴奋不已。生产队养过一头七百多斤的大年猪，闻名遐迩。除了炊糕做糍，杀年猪、分猪肉、分米粉面钱等也是过年前的重头戏。如今，即使要过年，农贸市场和大商场的商品琳琅满目也没有传统的年味了。也难怪那阵喊你来“挖猪”的“杀猪宴”点燃了所有人的年味情结，更不用说这些无需检验也是天然美味的农副产品。

时光飞逝，生产队已经解体多年，进入机械化大生产时期，如今又迈入机器人智能生产时代。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变是最大的不变，唯有劳动创造财富的价值不变，回忆永恒。

味道



乡村的清甜

蔡亚璇

夏日里，与好友漫步溪边栈道，看鱼儿在溪中穿梭，碧白鹭掠过水面漾起涟漪，赏两岸绿树繁花，满目清幽，心生悠然。缓步沿村路慢行，恰遇村民将佳肴桌椅移至院前，围坐闲谈，烟火融融。天边晚霞，向晚微风，归巢飞鸟，与乡下人家共绘一幅自然和谐的田园画。

是什么声响，脆若银铃，漫遍乡野？
是什么色彩，艳似锦缎，装点田园？
是美丽乡村之声，是后溪村的新颜。若非亲临，很难相信，一个藏于山间的小村落，能这般沁人心脾，能把日子酿成这般清甜。

后溪村，一个已有近千年历史的古村落，静卧洛江区北部。村后山脉如巨龙俯卧，三千米长的金鹅溪环村而过，河道上的鱼鳞坝是最亮眼的景致——淙淙溪水漫过层层叠叠的坝脊。恰逢盛夏，放眼望去，鱼鳞坝早已成了天然的戏水天堂。一拨拨游客循着水声而来，在溪畔踏浪，嬉水，把欢声笑语揉进潺潺溪水里。我不禁驻足凝望，朋友蹲身掬一捧清凉，久久不愿移步。溪边的鹅卵石栈道随溪蜿蜒，别致的风雨亭静候着歇脚的游人。远处，红墙青瓦的民居依山就势，错落有致。目之所及，步之所至，都是那么舒心。

这里，是夏日的清凉秘境，亦是春天的诗意栖居。
那年春天，我与好友初访此地，迎面便是一片斑斓：油菜花绽出灿烂的笑脸，桃花引来了成群的蜜蜂，还有很多叫不出名的花儿排起了队伍在向春天致敬；路边春草如茵铺展幽径，大树小树绽在春风里溢满绿意，湖畔杨柳刚吐嫩绿，枝条婀娜如绿帘，一棚棚草莓园将绿意延伸……无论深浅浓淡，春风过处，皆是诗行。

我们忍不住循绿而去，脚轻踩在窄窄的田埂上，俯身时，只见一个个葱翠红得透亮，艳得水润，圆的憨态可掬，尖的俏皮灵动。摘与不摘间，我犹豫了片刻，最后小心翼翼地选了颗红透的草莓，刚要入口又放下，一旁的主人看出我的犹豫，笑着说：“放心，生态、环保，绝对不会吃坏肚子。”听主人这么一说，我轻轻咬下——甘甜的汁水瞬间漫过舌尖往心里钻，那股清清爽爽的甜，是春天独有的滋味。

春日里，“围炉煮茶”最是惬意。露天草坪上，木炭火炉燃着微火，铁丝网上烤着柿子、番薯、花生，素雅的器皿配着五颜六色的小吃，氛围感拉满。店主推荐的“草莓煮牛奶”更是新奇，果香混着奶香，暖了胃，也暖了心。

就在这茶香袅袅中，我们偶遇了村支书。若不是店老板介绍，很难将眼前这位年轻干练的女性与“村支书”的头衔联系起来。听说我们是游客，她眼里立刻亮了起来，说起村里的变化如数家珍：“近几年，我们治河道、整裸房、提升村容，打造成‘水乡慢生活体验区’，集田园生活、美食体验、休闲度假、文化体验、观光采摘于一体。环境好了，游客来了，村集体收入涨了，村民们脸上的笑也多了。”她讲得眉眼带笑，我们听得心潮澎湃。末了，还向我们骄傲地推荐村里的特色小吃——酸米粉、绿豆汤，说这是“后溪味道”。

春有草莓香，夏有溪水凉。想必秋日里，金鹅溪两岸该是层林尽染，田垄间堆满金黄；冬日里，各家院子里定是藏满一年的收成。后溪村的三餐四季，是那位年轻支书与村民们一起，用双手织就的“溪”望。这景，这村，这支书，早把乡村振兴的模样，酿成了金鹅溪里蹓不完的清甜。



童年记忆(国画) 叶树德

亲情



大概是在2017年的冬至日前后，母亲一边看着我，一边自言自语，说她昨晚梦见老家的房子塌了，父亲没有地方住。我笑着惹她说，父亲不是住在天堂里了吗？闻言，母亲不再说什么。我知道母亲迫切想要翻新老房子的心情，但就算不考虑经济上的原因和使用价值，单是那一叠厚厚的申请、四邻协议、产权析分，还有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各种艰难，着实让我想而生畏。但我不忍心看到母亲满脸的失落，就对她说，等明年我们就回老家建新房子。母亲半信半疑地反问了几遍：是不是真的？我说是。母亲高兴得像个孩子，急急忙忙给二弟三弟打电话，嘱咐他们筹钱准备建房。

父亲去世后，母亲一直跟我们在城里生活。但她的心还留在农村老家。每每说起东家长西家短，母亲都眉飞色舞，有说不完的话。她的根在老家，那里有她太多的记忆与情感。但除了母亲的因素，我回老家的感受也是一个动因。工作后，老家于我而言早已成梦中的老家。偶有红白喜事回去，也是来去匆匆，因为老房子年久失修已经没有能住人的房间了。

好几次，村中长者拉着我的手，回忆父亲早年培养我们兄弟的艰难，千叮万嘱我务必要翻建老房子，让父亲留名乡里。当然，也不乏刺耳的讥讽：回家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……

因缘际会，翻建老房子已势在必行。耄耋之年的老祖母知道我手头不宽裕，建房又得背负一身债务，很是不舍。但些许犹豫后还是赞同了我的建房计划。我也义无反顾踏上了农村自建的征程，这段心路历程，充满了对家的传承、归属与无尽的爱。

2018年开春，我们以母亲之名向镇村递交建房申请，办理各种手续，大家亲自动手设计梦中新房的样子，并由家庭成员集体审议，确定土建老板、装修公司、洽谈建房装潢等事宜，一切进展顺利，有条不紊。

但盖房子的过程却一波三折。比如，时常有的人家埋怨拉材料的车走了他们家门口，说把他们家的路压坏了，其实是她早已把路据为己有；房子旁要修排水渠，周围的住户不愿意了，说水会排到他们家了；更有甚者，说灰尘噪音影响了她家人休息……真的是“一波还未平息，一波又来侵袭”。

好在苦心人天不负，历时一年，千

辛万苦，2019年春节前夕，新楼终于建成。走进新居，宽敞明亮的客厅、温馨舒适的卧室、功能齐全的厨房，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家的气息。站在阳台上，极目远眺，乡村的美景尽收眼底。田野里的庄稼随风摇曳，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，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，让人心情格外舒畅。那一刻，心中满是感慨。

建房的历程，是一段充满爱与挑战的旅程。它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家的意义，这不仅仅是一座房子，更是家的传承与归属。这里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，都承载着家的故事和记忆，让父辈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得以延续。

根索水而入土，叶追日而上天。人这种动物，在某些事情上跟其他物种没有区别，就像倦鸟归巢，到了一定的年龄，总是思念来处，若说落叶是离家的人，老家就是世代固守的根，老屋就是乡情亲情维系的节点，把世代的血脉串联起来。我在老家建房，只为给漂泊的灵魂留一处根脉，也许某一天，当城市的喧嚣让人疲惫，推开老家的门，我仍能听见泥土与血脉共鸣的声音。

长，是入谷的必经之路。与外边的绿意盎然不同，这里是另一番变幻秘境。洞顶钟乳石凌空倒挂，千姿百态；地面石笋拔地而起，傲然卓立。洞顶天窗漏下一缕天光，照亮洞中的石笋石柱，更添几分空灵。脚下地下暗河蜿蜒流淌，流水潺潺，叮咚作响，宛如天籁清音，在空旷的溶洞里久久回荡。据说，这条地下暗河盛产名贵的“沉香鱼”。更神奇的是，每逢闰年夏至正午，阳光可穿越宝洞，直达水面，形成独特的奇观。这标志着北回归线穿越通灵大峡谷，是北回归线漂移的神奇点。有人因此赞誉通灵宝洞：洞上通天眼亮，河下连河鱼香。

待我走出通灵宝洞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峡谷间的空气愈发清新，溪水也变得宽阔起来，一路欢腾奔流。沿着溪边的栈道继续前行，水声渐渐变得响亮，从最初的潺潺细流，变成了低沉的轰鸣，仿佛有一股磅礴的力量在前方等待。我知道，心心念念的通灵大瀑布就要到了。

就这么转过一道弯，通灵大瀑布猛地闯入我的视线，瞬间震撼了所有感官。这是亚洲单级落差最高的瀑布，高达188.6米，犹如一条雪白的银河从悬崖之巅倾泻而下，飞流直下，气势磅礴。水流从绝壁顶端奔涌而出，在空中舒展成宽大的水幕，带着千钧之力，重重砸向谷底的深潭，激起层层水雾，漫天飞舞。水声震耳欲聋，仿佛大地都在微微震颤，这是大自然最雄浑的乐章，震撼着每一位游客的心灵。我久久伫立，望着这奔涌不息的飞瀑，感受着自然的伟力，心中满是敬畏。

瀑布后方有一水帘洞，我迎着漫天纷飞的水帘，找到藏金洞，两广吃不完。”据说历朝历代有不少梦想一夜暴富者，接踵到这里寻金，却因山高林密，找不到山洞，只得快快而归。想想也是，峡谷深藏地下，这里埋伏个千军万马都不在话下，何况是要找到一个小小的山洞，谈何容易。

辞别藏金洞，便踏入通灵宝洞。这是一处天然形成的地下溶洞，高逾百米，幽深绵

长，是入谷的必经之路。与外边的绿意盎然不同，这里是另一番变幻秘境。洞顶钟乳石凌空倒挂，千姿百态；地面石笋拔地而起，傲然卓立。洞顶天窗漏下一缕天光，照亮洞中的石笋石柱，更添几分空灵。脚下地下暗河蜿蜒流淌，流水潺潺，叮咚作响，宛如天籁清音，在空旷的溶洞里久久回荡。据说，这条地下暗河盛产名贵的“沉香鱼”。更神奇的是，每逢闰年夏至正午，阳光可穿越宝洞，直达水面，形成独特的奇观。这标志着北回归线穿越通灵大峡谷，是北回归线漂移的神奇点。有人因此赞誉通灵宝洞：洞上通天眼亮，河下连河鱼香。

待我走出通灵宝洞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峡谷间的空气愈发清新，溪水也变得宽阔起来，一路欢腾奔流。沿着溪边的栈道继续前行，水声渐渐变得响亮，从最初的潺潺细流，变成了低沉的轰鸣，仿佛有一股磅礴的力量在前方等待。我知道，心心念念的通灵大瀑布就要到了。

就这么转过一道弯，通灵大瀑布猛地闯入我的视线，瞬间震撼了所有感官。这是亚洲单级落差最高的瀑布，高达188.6米，犹如一条雪白的银河从悬崖之巅倾泻而下，飞流直下，气势磅礴。水流从绝壁顶端奔涌而出，在空中舒展成宽大的水幕，带着千钧之力，重重砸向谷底的深潭，激起层层水雾，漫天飞舞。水声震耳欲聋，仿佛大地都在微微震颤，这是大自然最雄浑的乐章，震撼着每一位游客的心灵。我久久伫立，望着这奔涌不息的飞瀑，感受着自然的伟力，心中满是敬畏。

待我走出通灵宝洞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峡谷间的空气愈发清新，溪水也变得宽阔起来，一路欢腾奔流。沿着溪边的栈道继续前行，水声渐渐变得响亮，从最初的潺潺细流，变成了低沉的轰鸣，仿佛有一股磅礴的力量在前方等待。我知道，心心念念的通灵大瀑布就要到了。

就这么转过一道弯，通灵大瀑布猛地闯入我的视线，瞬间震撼了所有感官。这是亚洲单级落差最高的瀑布，高达188.6米，犹如一条雪白的银河从悬崖之巅倾泻而下，飞流直下，气势磅礴。水流从绝壁顶端奔涌而出，在空中舒展成宽大的水幕，带着千钧之力，重重砸向谷底的深潭，激起层层水雾，漫天飞舞。水声震耳欲聋，仿佛大地都在微微震颤，这是大自然最雄浑的乐章，震撼着每一位游客的心灵。我久久伫立，望着这奔涌不息的飞瀑，感受着自然的伟力，心中满是敬畏。

瀑布后方有一水帘洞，我迎着漫天纷飞的水帘，找到藏金洞，两广吃不完。”据说历朝历代有不少梦想一夜暴富者，接踵到这里寻金，却因山高林密，找不到山洞，只得快快而归。想想也是，峡谷深藏地下，这里埋伏个千军万马都不在话下，何况是要找到一个小小的山洞，谈何容易。

辞别藏金洞，便踏入通灵宝洞。这是一处天然形成的地下溶洞，高逾百米，幽深绵

长，是入谷的必经之路。与外边的绿意盎然不同，这里是另一番变幻秘境。洞顶钟乳石凌空倒挂，千姿百态；地面石笋拔地而起，傲然卓立。洞顶天窗漏下一缕天光，照亮洞中的石笋石柱，更添几分空灵。脚下地下暗河蜿蜒流淌，流水潺潺，叮咚作响，宛如天籁清音，在空旷的溶洞里久久回荡。据说，这条地下暗河盛产名贵的“沉香鱼”。更神奇的是，每逢闰年夏至正午，阳光可穿越宝洞，直达水面，形成独特的奇观。这标志着北回归线穿越通灵大峡谷，是北回归线漂移的神奇点。有人因此赞誉通灵宝洞：洞上通天眼亮，河下连河鱼香。

待我走出通灵宝洞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峡谷间的空气愈发清新，溪水也变得宽阔起来，一路欢腾奔流。沿着溪边的栈道继续前行，水声渐渐变得响亮，从最初的潺潺细流，变成了低沉的轰鸣，仿佛有一股磅礴的力量在前方等待。我知道，心心念念的通灵大瀑布就要到了。

就这么转过一道弯，通灵大瀑布猛地闯入我的视线，瞬间震撼了所有感官。这是亚洲单级落差最高的瀑布，高达188.6米，犹如一条雪白的银河从悬崖之巅倾泻而下，飞流直下，气势磅礴。水流从绝壁顶端奔涌而出，在空中舒展成宽大的水幕，带着千钧之力，重重砸向谷底的深潭，激起层层水雾，漫天飞舞。水声震耳欲聋，仿佛大地都在微微震颤，这是大自然最雄浑的乐章，震撼着每一位游客的心灵。我久久伫立，望着这奔涌不息的飞瀑，感受着自然的伟力，心中满是敬畏。

瀑布后方有一水帘洞，我迎着漫天纷飞的水帘，找到藏金洞，两广吃不完。”据说历朝历代有不少梦想一夜暴富者，接踵到这里寻金，却因山高林密，找不到山洞，只得快快而归。想想也是，峡谷深藏地下，这里埋伏个千军万马都不在话下，何况是要找到一个小小的山洞，谈何容易。

辞别藏金洞，便踏入通灵宝洞。这是一处天然形成的地下溶洞，高逾百米，幽深绵

长，是入谷的必经之路。与外边的绿意盎然不同，这里是另一番变幻秘境。洞顶钟乳石凌空倒挂，千姿百态；地面石笋拔地而起，傲然卓立。洞顶天窗漏下一缕天光，照亮洞中的石笋石柱，更添几分空灵。脚下地下暗河蜿蜒流淌，流水潺潺，叮咚作响，宛如天籁清音，在空旷的溶洞里久久回荡。据说，这条地下暗河盛产名贵的“沉香鱼”。更神奇的是，每逢闰年夏至正午，阳光可穿越宝洞，直达水面，形成独特的奇观。这标志着北回归线穿越通灵大峡谷，是北回归线漂移的神奇点。有人因此赞誉通灵宝洞：洞上通天眼亮，河下连河鱼香。



忆旧

那年高考

陈祖灏

六月朱夏，决战高考，不由触景生情，往事记忆犹新。我右掌上有一条十多厘米长的伤痕，它记录了我青春时代一件痛楚而难忘的往事。

20世纪80年代第一春，正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三个年头，我正值弱冠之年，已被招工到一家机器厂当车工。然而人在曹营心在汉，经不起大学校园的诱惑，我悄悄前往报了名。

既然首次参“战”，就要打有准备之“仗”，切莫叶公好龙，让人贻笑大方。于是，8小时之外，我拼命复习各门功课，希望有朝一日圆了大学梦。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哦，一场意外的工伤事故竟然发生了。

那是一个初夏的上午，师傅有事临时外出，要我独自加工一批长轴，临走前再三吩咐要注意安全。起初我特别留神，银光闪闪，车刀嗖嗖，铁屑悄悄地落下，长轴一支接一支地走下车台。就在快要完成任务时，车刀刀锋却磨钝了，车出的轴面略带毛刺，工件光洁度不达标。

于是，我急忙操起长扁钢锉，在车床上飞速地锉起来。由于昨晚熬夜复习，我过度疲劳，锉轴时衣袖不慎被车刀缠住，无情的车刀撕破正在操作钢锉的右掌，在上面划开一道长达十多厘米的伤口。顿时，我瘦弱的身子剧烈抖动，鲜血染透了半边衣袖。

在危急的关头，工友见了即刻关掉车床开关，扶我到厂医疗室包扎伤口。可是，伤口太大无法缝合，厂医无可奈何，大伙又把我急送到附近的九五医院处理。

在手术室里，军医给我冲洗沾满鲜血和油污的右掌，兄长式地说：“小鬼，怎么搞的，伤得这么厉害啊，差一点伤到骨头，右掌就残废了。”我听着不禁潸然泪下。

为了让伤口尽快愈合，缝线时医生没有注射麻醉剂，疼痛像刀扎一样，我整个人快昏倒了。半个月后，我出院了。可受伤的手有点动不起来，久之有点麻木。尽管车间师傅很关心我，可我还是很苦恼、沮丧：高考拿不起钢笔，车工握不紧操作杆。我心灰意冷，好些天待在家里闷闷不乐。

就在我彷徨迷惘之时，厂领导闻讯赶来慰问，临别送一本当年最畅销的励志书《张海迪事迹》，勉励我安心养伤，抓紧时间复习功课，争取考出水平。

也许不同时代观念上的差异，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，我当时确实被张海迪身残志不移的事迹深深打动了：一个下身瘫痪的女工，却不向命运低头，自强不息地生活、创造，谱写了青春之歌。我重新振作起来，一边养伤和锻炼右掌，一边抓紧复习文化课。

可是，我上中学时还是特殊年代，整天忙于“学工、学农、学军”，导致文化基础不扎实，于我个人而言，语文科目略可，数学科目甚差。若要考上大学，需要大量补充知识。

虽然资质平平，但我相信勤能补拙。于是，白天在家自己温习功课，对照考试大纲做题，晚上到附近一所中学参加高考夜间补习。那阵子，我仿佛回到了中学时代，内心澎湃着激情与梦想。

高考成绩揭榜时，命运偏偏又捉弄了我，我的总分与录取线擦肩而过，无缘迈入梦寐以求的高校大门。但我并不后悔，毕竟自己为高考学有所进，坚定了自学成才的信心。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这时，我到县图书馆借了本《我的大学》阅读，对高尔基大学生活的苦难感到十分同情，深受教育，激励我在逆境中磨炼成长。四十六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记忆中的痛楚往事，仿佛就在昨天。而右掌留下的那道伤痕，则成了我困境中奋进的动力。而今，我已步入古稀之年，仍然保持学习劲头。每年高考季节，看到莘莘学子竭力迎战高考，总是感慨万分，为此温故知新，不忘初心前行。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这时，我到县图书馆借了本《我的大学》阅读，对高尔基大学生活的苦难感到十分同情，深受教育，激励我在逆境中磨炼成长。四十六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记忆中的痛楚往事，仿佛就在昨天。而右掌留下的那道伤痕，则成了我困境中奋进的动力。而今，我已步入古稀之年，仍然保持学习劲头。每年高考季节，看到莘莘学子竭力迎战高考，总是感慨万分，为此温故知新，不忘初心前行。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这时，我到县图书馆借了本《我的大学》阅读，对高尔基大学生活的苦难感到十分同情，深受教育，激励我在逆境中磨炼成长。四十六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记忆中的痛楚往事，仿佛就在昨天。而右掌留下的那道伤痕，则成了我困境中奋进的动力。而今，我已步入古稀之年，仍然保持学习劲头。每年高考季节，看到莘莘学子竭力迎战高考，总是感慨万分，为此温故知新，不忘初心前行。



水帘洞口，有一约50米宽的深潭，潭水碧绿，深不见底。让我感到诧异的是，凌空坐落的飞瀑尽数汇入潭中，只是激起层层雪白浪花，潭水却不见涨。这么多的水都到哪儿去了？导游揭开谜团：深潭之下有暗河，这水流入暗河，流往另一个峡谷，成为新的瀑布。

走出水帘洞，返程的路上，依旧沿着峡谷步道前行，回头望去，通灵大瀑布渐渐远去，只留下隐约的水声。峡谷间的绿意依旧浓郁，流水潺潺，鸟鸣阵阵，仿佛一场不愿醒来的梦。通灵大峡谷之美，美在藏而不露，美在自然天成。愿这方灵秀秘境，永远绿意盎然，让每一个远道而来的人，都能在此间，寻得一份惊喜，记取一段难忘的山水情缘。